

五倫書

七之九

五倫書

卷之七  
 善行  
 節儉 惇信 剛明  
 禮樂 重祀  
 建儲 睦親 封建

庫	文	閣	內
元	二	三	八
九	三	三	五
函	一	三	七
架	三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57
冊數	22 ( 3 )
函號	299 10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五倫書卷之七

君道

御寶 善行

節儉

唐堯居帝位薦玉以白繒茅茨不剪樸桷不剟素題不枿

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盛不穀許黍切糲穀一石春爲

日穀藜藿之羹飪於土簋飪於土銅金銀珠玉不飾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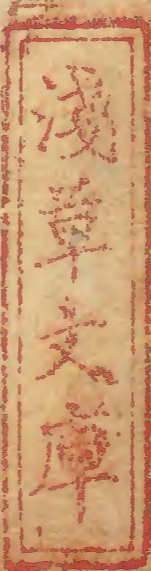
繡文綺不展奇恠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

不聽官珎室屋不雩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

盡世不更世不世私曲之故害稼穡之時上

夏禹菲ウツク衣

文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官





五倫  
室而書

孔子贊之曰禹吾無間然矣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漢文帝在位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

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山不起墳終其身節儉之德如一

焉

光武作壽陵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

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孝文識終始之義孝景能遵述

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

制地不過二三頃毋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章帝南巡過汝南郡時何敞為太守有刻鏤屏風為帝

張設詔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

竭節義在修身敞有懼心

晉武帝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省郡

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有司

嘗奏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

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

文集上書卓囊為帷朕當教之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

練帷帳

南宋武帝清簡寡欲未嘗有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

絲竹之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

魄治公

碎付諸將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內



外奉

則儉

後魏高祖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資百官及京師士庶逮六鎮戍士各有差

武帝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不食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絲

南齊高帝性清儉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裘履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後周武帝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

皆撤毀之為土階數尺不施樞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緝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隋文帝居處服玩務存節儉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木夫不衣綾綺而無金銀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至以銅鐵骨角而已

唐太宗貞觀二年八月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帝曰朕有氣病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漢文而所費過之豈為民父母之道也固請于三竟不許

肅宗

因閱來報有雕刻文飾曰田器農人執之



在於

貴文飾乎乃命撤之

德宗即位詔罷梨園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餘人留者隸太常陝觀觀察使李泌奏魏州盧氏縣山治近出瑟瑟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風用明躬儉之德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採不禁

文宗銳意求理每與宰相議政深惡侈靡每下詔勅常以敦本崇儉為先庶有上行下效之漸元夕於咸泰殿觀燈三宮及諸公主並赴宴帝方以節儉先天下衣服咸有制度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澣待罪詔奪兩月賜錢

宣宗性尚儉素先是宮中每有行幸即以龍腦鬱金藉之於地至是帝皆不許時人方之漢文帝

宋太祖性節儉宮中垂葦簾綠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魏國長公主襦飾翠羽戒勿復用又教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見孟昶寶裝溺器搗而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可不亡何待皇女嘗以鋪翠襦入宮帝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師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遂禁止之又謂之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玉為飾力亦可辨但念為天下守財耳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真宗十符元年詔除乘輿供帳存於禮文者如舊



自今宮外進奉物勿以銷金文繡為飾又詔皇親  
臣庶第宅飾以五采及用羅製幡勝繒帛為假花者並  
禁之

仁宗景祐元年五月禁民間織錦刺繡為服飾西川歲  
織錦上供亦罷之○寶元二年六月詔省浮費自乘輿  
服御及宮掖所須宜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槩行裁減  
○至和二年春帝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安見上  
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羹盞進藥御榻上衾褥  
皆黃純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純也然  
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見之耳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詔焚交趾所貢翠羽于通衢仍禁

官人服用銷金翠羽

寧宗嘉泰元年以風俗侈靡命官民營造務遵法制內  
出銷金翠羽焚之通衢禁民無或服用

元憲宗時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  
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為卻之  
時諸王按都遣脫必察至行在乞買珠銀萬錠帝以千  
錠授之仍詔諭之曰太相太宗之財若此費用何以給  
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此銀以充今後歲賜之數  
世祖時回回字可馬合謀沙等獻大珠微價鈔數萬錠  
帝曰珠何為當留是錢以賜貧者

國朝洪武

十二月



太祖皇帝

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史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尔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八年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

太祖皇帝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求又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

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勅所司如朕之志

永樂十二年二月百官奏事

太宗皇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若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慨然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

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傳



列國齊桓

魯莊公會于柯魯大夫曹劌手劒從之管仲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桓公曰君許諾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劒而去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公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請降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之盟温之會而成霸功其信由伐原也

悼公再駕伐鄭鄭人行成同盟于亳城北載書有曰或

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墜命亡氏蹈其國家既盟而鄭背之以從楚悼公復以諸侯之師伐鄭觀其於東門鄭子展出盟悼公於是赦鄭因皆禮而歸之納斥埃禁侵掠至誠符鄭鄭遂使良霄告絕于楚不敢叛

晉二十四年

漢光武初朱鮪據洛陽光武遣岑彭說之降鮪曰大司徒續被害時鮪預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斯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趨索欲上鮪見其



誠即詐 五日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  
召見之拜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唐太宗時或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  
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朕自為詐何  
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豈可為此哉○  
鴻臚卿鄭元壽使突厥還言於帝曰戎狄興衰以羊馬  
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不過三年帝然之  
群臣多勸乘間擊突厥帝曰新與入盟而背之不信利  
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畔  
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宋太祖乾德初吳越王錢俶來朝帝待之甚厚晉王及中

外臣僚表請留俶帝曰俶職貢無缺今又來朝若利其  
土宇而留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也俶辭歸國賜與金帛  
名馬別以黃絹封署文書一束俶曰俶至國開之俶  
開封乃群臣請留五十餘封俶大驚上表稱謝  
仁宗時契丹婿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納之以詰契  
丹陰事帝以問杜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建誓約約  
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遁逃來歸其  
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帝從其  
言遂還三嘏

國朝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丑錦衣衛臣奏福建送至海寇  
若干人法以棄市



太宗皇帝曰嘗許以不殺今殺之是不信不信則後來者之路塞矣俱宥之令戍邊

剛明

高帝六年冬十二月割符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小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由是羣臣皆莫敢言

武帝聰明能斷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

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建元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後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殺主上嘗請考功地益宅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昭帝即位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受遺詔輔政左將軍上官桀及桀子驃騎將軍安與光爭權欲害之詎使人為燕王且上書言光出都肄郎都試也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光聞止畫室中不入帝曰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



光光入... 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誅也將軍  
 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  
 屬近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  
 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  
 者果亡其後有諸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  
 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章帝時皇后兄竇憲以賤  
 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事覺帝大怒切責憲曰深思前  
 過奪主園田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  
 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  
 良久乃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終不授以重任  
 隋文帝命高熲伐陳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帝

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  
 蠅所間也熲遜位優詔不許是後衛將軍龐晃及將軍  
 盧資等前後短熲於帝帝怒皆被疎黜突厥犯塞以熲  
 為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積遣使請兵近臣言熲  
 欲反帝不答熲破賊而還

唐太宗為秦王時戰柏壁宋金剛敗奔突厥尉遲敬德與  
 尋相來降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  
 將疑敬德狙龍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  
 曰敬德剽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  
 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取釋之引見即內曰  
 丈夫意氣何許小嫌不足置宵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



因賜之金，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奮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王頎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速邪？」賜金銀一篋。○帝嗣位，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領選與房玄齡共筭朝政，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劾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持其材可與治天下，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遂斥嶺表。○帝嘗問房玄齡蕭禹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厚，亦精勵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知

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聚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勅百司自今詔勅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容不盡己意。○帝在禁中，嘗止樹下，愛之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五倫書  
憲宗時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  
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  
豈得爲忠帝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嘗言於帝曰賞罰人  
主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怠  
願加嚴以振之帝顧絳曰何如絳對曰王者之政尚德  
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  
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  
姦臣勸朕峻刑卿等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  
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宋太祖以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  
州貴族人親吏之在德州者多爲姦利夢昇以法繩之

貴素與都軍頭史珪善時帝初臨御欲知外事召珪博  
訪貴遣人以告珪圖共夢昇珪悉記於紙旬便言之會  
帝問珪邇來中外得人任否珪遽曰文臣未必皆善乃  
以所記進且曰知德州梁夢昇欺滅刺史郭貴幾至於  
死帝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因以所  
記紙附中書曰以夢昇爲贊善大夫珪請不能行  
太宗命姚坦爲益王幼善王稱疾不朝太宗且使視疾  
逾月不瘳甚憂之召王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  
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帝怒曰吾選端  
士輔王爲善王不納規諫而又詭疾欲使朕去正人以  
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少必爾輩爲之謀耳因杖之數十



召垣慰之曰卿居官王官能以正爲羣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讒間朕必不聽

仁宗嘗對執政言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皆美將來兩府有闕進此二人既而梁適罷相執政以二人名聞帝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帝語奏陳帝曰若遽用察等是一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言蓋梁適之出或云察等所擠帝之英鑒類此

英宗時王珪爲翰林學士當撰先帝謚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太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稱卒如初議有密議之者帝忽召至藥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間

二府員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

神宗時利州路轉運判官解于侁上論時政其意專指王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帝嘗語輔臣有無入才之歎尚書右丞蒲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爲容元仁宗時左丞相合散嘗奏事帝問曰卿等曰所行者何事合散對曰臣等第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



行朕言雖不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綱紀可正風俗可厚其或法施民慢怨言並興欲求治安豈不難哉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司臣稱觴以賀帝問何為賀朕方脩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邪斥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常勉力圖報苟或負之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英宗問曰所賜者為誰完者不花對曰左丞

相阿散所得為多英宗曰予嘗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舶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於是出完者不花為湖南宣慰使

國朝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右都御史表奏監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人闕事不稱職當罪之

太祖皇帝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為難昌齡輩安知其終不言乎若闕事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諂諛不肯言耳

太祖謂泰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



太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譎詐罪之此何異張湯腹誅之法於是秦不敢復言

永樂四年四月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人交通者宜執付法司罪之

太宗皇帝問其實對曰以舊衫市之而與之交語甚久特命釋之錦衣衛官復言舊衫於物雖微交通於法難宥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慢用法在體情過重則民急彼小人汙生富則以錢易物貧則以物易錢交議價直豈一語可決彼何知國法其釋之既而謂侍臣曰茲事若忽於聽察則愚民以一舊衫獲罪矣侍臣曰古稱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政是至聰

之下自不能欺○九年三月先是通政司言有指揮首天城衛千戶犯罪繫刑部獄具母致貨託已為賂部官求免已不敢從并以其貨來首命法司問千戶與指揮有舊乎對曰無曰非故舊而輒以違法干之獨不慮事敗哉此非人情命法司訊之至是法司奏指揮所居近刑部而千戶之母寓其鄰家朝夕饋子食指揮察其有賚橐給言已與部官厚可以賂免母遂致貨傍有欲發其奸者指揮懼遂自首而隱其實情論法千戶之母當準與賊律指揮當罷職論屯種諭之曰愛其子以賂求免人之常情且婦人烏知法律其宥之指揮始則欺人取貨終則隱情罔上又汗巖朝臣此不可恕但罷職屯



種何以示懲即械送交阯充軍○十五年八月通政司  
言甌寧人進金丹及方書諭之曰此妖人也  
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  
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更  
欺人也

五倫書卷之七

五倫書卷之八

君道

御寶 善行

禮樂

伏羲氏王天下以上古男女無別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作荒樂歌  
扶揀斷桐爲琴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微以  
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緝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  
脩身理性及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

黃帝初作冕垂旒充纁爲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  
觀畫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袞冕衣



裳之制於是興焉命伶倫造律取竹於嶰谿之谷制十二  
二簫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命榮援鑄十二鍾協  
月竽以和五音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為雲門木卷者之  
控揭上溪江切下群結切祝也以道其和命曰咸池  
唐堯色尚白薦玉以白繒命夔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以  
夔鞀置缶而鼓之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  
舞獸拌五絃之瑟為十五絃命曰木章以祭上帝而天  
下大和

虞舜陟帝位輯五瑞觀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謂  
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六彝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夏禹以建寅為正月色尚黑其社用松牲用玄以黑為徽  
號朝燕服收冠而黑衣十寸為尺作樂曰大夏命皋陶  
為夏鼗九成以昭其功以五音聽治

商湯以建丑為正月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易民  
視聽色尚白其社用石葬樹松牲用白以白為徽號朝  
燕服冔冠而縞衣十二寸為尺命伊尹作樂曰大濩脩  
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周武王既克殷柴于上帝祈於社朝成湯之廟乃出設奠  
於牧室以玉瑞自太王興故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改建子為正月以垂三統色尚赤其社用栗葬樹柏牲用騂以赤為徽號朝燕服冕而玄衣八寸為尺其樂大武

成王時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因六年五服之朝是以即明

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於廟歲以其服有事而會不巡狩而同則為宮於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侯併朝者也司士所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著○周公作樂曰勺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太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韶大夏木獲木武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



舞木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獲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  
 舞木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漢高祖以十月為歲首色尚赤命叔孫通起朝儀七年長  
 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  
 殿門廷中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幟傳曰趨殿下  
 即中俛陞陞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木行設九賓臚句  
 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莫不  
 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罽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  
 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一人敢譴譁失禮者○時叔孫  
 通又因秦樂人制宗廟樂木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  
 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求安以行步之節猶古采薺  
 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莞絃亂入聲欲在位  
 者徧聞之猶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  
 明既享之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求安之樂美禮已成  
 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樂其所生  
 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又作昭容樂禮  
 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  
 始五行舞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武帝太初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帝垂之後世時河間獻王德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帝下太樂官存肄之

光武以歲首正月為大朝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賜百官宴享大作樂○建武十三年益州傳送公孫述警師郊廟樂器掠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後乃推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其

後登封泰山比郊祝后土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太樂宮曰大予樂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鄉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群臣用之四曰短箫饒歌樂軍中用之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

章帝元和三年詔博士曹褒著定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為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



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莫于中地歌朱明八佾舞雲翹有命之舞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歌西皓八佾舞有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玄冥八佾舞有命之舞

**三國**魏文帝脩洛陽宮朝會禮皆從漢舊儀初曹操平荆州獲杜夔善八音夔嘗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而好古存正於是始制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劉靜善調雅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考古樂始設軒轅鍾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

晉武帝受命更定元會儀考夏后殷周之典采秦漢以來舊儀雜用之至於郊廟明堂禮樂擢用魏儀蓋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使傅玄為詞又冷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又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既成遂頒下太常

唐太宗即位命書令房玄齡祕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帝又以隋氏取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朝屬之音乃命太常卿祖



五倫書  
孝孫正宮調起居即呂才習音韻協律即張文收考律  
呂平其散漫為之折衷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自黃鍾  
一均變極七音餘五鍾廢而不擊謂之啞鍾莫能通者  
文收吹律調之皆鑿徽人咸服其妙祖孝孫又為旋宮  
之法曰木樂與天地同和者也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  
數號木唐雅樂

玄宗命李銳與諸學士制定五禮銳薨蕭嵩繼之及起  
居舍人王仲丘請依顯慶祈穀大誓明堂皆祀昊天上帝  
帝嘗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以高  
祖配圓丘方丘太宗配聖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  
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始備

五代晉高祖詔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大  
常卿崔懿與御史中丞竇貞固等草定之其年冬至朝  
崇元殿廷設宮懸二舞在比登謂在上文舞即八佾六  
十有四人冠進賢冠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蓋襜白布木  
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籥引者二人武舞即八  
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緣布大袖綉襜甲金飾白  
練蓋錦騰蛇起梁帶豹文木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  
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員以熊豹以象百獸率  
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蕭笳各一人王公  
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  
昭德之曲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帝大悅賜稅金帛



宋太祖受周禪收攬權綱一以法制欲振起故弊建隆二  
年四月因太常博士聶崇義上所撰三禮圖詔太子詹  
事尹拙集儒學之士參議於是翰林學士竇儼詳閱定  
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焉且圖于國子監講堂之壁○  
以竇儼兼太常儼奏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  
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  
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乾德二年以雅樂聲高  
近於哀息不合中和乃詔太常寺和峴改之峴以玉枹  
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製律呂樂始和暢焉  
神宗元豐元年始命太常寺置禮局以樞密直學士陳  
襄等為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為檢討官未幾又命

龍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史臺閣門禮院詳定朝會儀  
注○三年帝將有事明堂大臣言秘書監致仕劉几知  
音樂詔詣太常定雅樂几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  
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  
稱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  
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  
五季亂離而廢請增之帝許焉樂成遂用于明堂  
元世祖至元六年詔初起朝儀太保劉秉忠等奉旨徵儒  
生周鐸等十餘人及國子祭酒許衡太常卿徐世隆稽  
諸古典參以時宜沿情定制而肄習之百日而畢秉忠  
復奏曰無樂以相須則禮不備詔樂師鄭忠依律運譜



被諸樂歌六月而成音聲克諧七年請帝觀禮樂于露階禮文樂節悉無遺失至中統七太常少卿王鏞新製雅樂始成上之帝名曰大成樂

國朝洪武五年四月

太祖皇帝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于古乃詔有司各行鄉飲於是禮部奏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參定其儀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縣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於學校在郊行者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於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為一會里長或里長主之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為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於里中大

率皆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與賢能春秋習射亦可通行焉所用酒肴毋致奢靡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如此則衆皆知所警而不犯法矣制曰可○六年三月禮官上考定禮儀

太祖皇帝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汚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



國之舊務合人情未為定式庶幾愜朕心也○禮部奏  
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  
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  
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  
也今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闕禮儀者是禮法不嚴  
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  
儀有不聞習者令待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  
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  
亦糾舉如律○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曷禮部尚  
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

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  
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謾詞以為客悅甚者鄙陋不  
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  
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  
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  
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  
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  
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諛淫褻之樂悉屏  
去之○十七年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頌天下學



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  
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  
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  
之律呂出入為智巧之私天特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  
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  
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  
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  
然其流已以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  
古人之意

重祀

虞舜受堯命攝位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

群神既即位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  
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

周成王用周公為相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天下名山木川懷柔百神咸秩  
無文而諸侯祭其疆內山川木夫祭門戶井竈中雷五  
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祠有禁  
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  
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禮時祠如故  
或言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御史其



今天下立靈星祠靈星謂天田星乃農祥也常以歲時  
祠以年春二月及臘祠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  
文帝十三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  
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  
漢水玉各加二及諸祀皆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  
○十四年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歷  
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

武帝建元元年五月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  
川之祠為歲事典加禮○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且  
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自夕月詔曰朕以

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飢寒故巡祭后  
土以祈豐年

宣帝神爵元年三月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脩祀  
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朕甚懼焉  
朕今親飭躬齋戒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後制詔  
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  
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自具五嶽四瀆皆有常禮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  
上帝

光武建武元年即位于鄗為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  
六宗○二年立太社太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



屋有壇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  
有司祠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  
增脩群祀宜享祀者二月東巡狩將至泰山遣使者奉  
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及至泰山脩光武山  
南壇兆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

三國魏明帝景初元年十月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  
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撫殘缺以備郊  
祀自其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  
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  
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圜丘以始祖帝

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野祭曰皇皇后地以帝  
妃伊氏配天郊野祭曰皇夫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  
郊野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  
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  
天子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

晉武帝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  
不慮改作之難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  
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畏食忘安於是二月郊祀宣皇  
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明帝大寧三年七月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  
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



五備書  
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與主者其依舊詳處

隋高祖開皇十四年閏十月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一人主知灑掃其霍山等祀日遣使就焉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土配又詔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閭亦相從立社各由祈報用洽鄉黨之懽  
太宗貞觀十七年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帝升壇自

太子從奠于時累日陰雪是且猶雲霧晦冥及升壇烟氛四散風景清明文物昭映禮畢禮官讀謝未瑞文  
玄宗開元五年正月遣褚無量宋璟蘇頌致祭于帝堯帝舜夏禹之祠各令當州刺史上佐為亞獻終獻十二月戊寅詔曰國之大事在祀神之所歆惟敬絜誠而齋精意以享則可臻介福致休祥深慮有司未副厥旨所緣宗廟社稷每瀆等祭宜令禮官博士斟酌務加虔肅合於典禮即詳定以聞○八年三月敕頃歲未登水旱不節今春事方起農桑是憂祈於上帝福茲下土式展郊禋之禮以申誠請之心宜令左常侍元行冲攝侍中祠南郊太常長官分祭華岳温湯○十八年正月丁巳



親迎氣於東郊禮畢詔凡海內五嶽四瀆及諸鎮名山  
大川及鑿跡各令郡縣逐歲設祭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天下名山大  
川及古聖帝明主忠臣烈士各令以禮致祭

五代周世宗顯德二年七月丙子帝謂侍臣曰朕聞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近代已來急於戎事祭祀之禮幾如墜  
地且牲牢之具簠簋之數蓋主誠信誠信不至神何享  
焉今後宜令有司各舉其職務在豐潔

宋仁宗皇祐二年三月詔明堂大饗唯祇奉天地宗廟祭  
遵典禮自餘乘輿服御諸物令三司裁度務從簡儉不  
須雅飾○帝嘗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令獨

燔玉無乃闕禮朕奉事天地祖宗豈於寶玉有惜哉其  
令有司議如典禮勅內府尋閱美玉適回紇貢玉璞數  
十剖之皆美制為琮璧九器各一祭玉之備始復於此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帝謂中書省臣曰五岳四瀆祠事  
朕宜親往道遠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國務宜遣重臣  
代朕祠之

英宗即位太常禮儀院進享太廟儀詔曰朕祇厥貽謀  
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敢忘爰用祓服袞  
冕恭謝于太廟○車駕至自上都詔太常院臣曰朕將  
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羣臣雜議其禮此追遠報本之  
道毋以朕躬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



順帝至正十五年十月丁巳帝謂右丞相定住等曰敬  
 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來闕於舉行當選吉日朕  
 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文卿等其議典禮行之  
 十一月壬辰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愛猷識理達  
 臘為亞獻攝太尉右丞相定住為終獻  
 國朝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  
 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  
 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  
 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  
 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  
 太祖皇帝諭之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

已祭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辨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  
 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  
 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為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  
 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禱祈如水旱  
 疾疫師旅之類可也○二十一年二月詔以歷代名臣  
 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  
 伯益伊尹傅說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  
 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  
 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尔忽博尔木赤  
 老温伯顏阿木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



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若宋  
 趙普負太祖為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為首  
 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  
 祀伯顏其阿木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  
 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石力牧臯陶夔龍  
 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  
 張良肅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  
 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  
 華黎博尔忽博尔木赤老温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  
 歷代帝王廟

五倫書卷之八

五倫書卷之九

君道

御寶 善行

建儲

周太王古公幼子季歷娶大任生昌有聖德古公曰我世  
 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欲傳位季歷以及昌長子太伯知  
 父志逃去古公乃立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王季王  
 季脩古公之道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為文王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朕既不德上帝  
 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愜志今縱不能博求天  
 下賢德而擅焉而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



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久安皆且千載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今釋宜建而議更選擇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而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帝乃許之

武帝太始三年昭帝生初母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姪身十四月廼生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廼命其門曰堯母門昭帝年五六歲狀大多如帝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愛之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惟霍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

周公贊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及帝游五柰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即拜卧内床下受遺詔輔少主帝崩太子即位

光武中子陽一名莊幼而聰明睿智容貌壯麗帝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温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内外周洽帝愈珍愛之以為宜承先序立為太子

明帝子烜年四歲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温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既志於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



古今無所不觀由是帝愛重之立為太子

晉元帝長子紹幼聰括為帝所寵異年數歲常坐置膝上屬長安使來帝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異之明日宴群寮又問之對曰日近帝失色曰何乃異聞者之言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立為皇太子

唐太宗廢太子承乾欲立晉王治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無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荅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

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

中宗為皇太子時重照生于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彛即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如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悅

宋太宗欲立皇太子時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



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如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命李至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太子每見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禮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子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太宗復謂之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有未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真宗春秋高未建儲君衛尉寺丞陳執中進演要三篇以早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乃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子昇為皇太子作元良箴以賜之仁宗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韓琦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



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大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奏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能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迨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力贊之議乃定遂立爲皇太子

英宗不豫召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帝憑几而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

高宗以皇嗣未立語近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皇之可憫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爲天下遠慮合於藝祖可以昭格天命紹興二年詔選太祖七世孫伯琮育禁中三年除和州防禦使賜名瑗三十年立爲皇子更名瑋二十二年立爲皇太子改名昀

孝宗乾道七年立第三子惇爲皇太子初虞允文相請登建儲貳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表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寔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練歷庶務通知古今庶無後悔爾至是乃立之



金世宗立皇孫璟為皇太孫諭之曰爾年尚幼以明德皇后嫡孫惟汝一人試之以事甚有可學之資朕從正立汝為皇太孫建立在朕保守在汝宜行正養德勿近邪佞事朕必盡忠孝無失衆望則惟汝嘉

國朝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

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

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咨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什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咨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



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道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淫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七月戊子。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脩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

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睦親

唐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虞舜弟象傲，父母使舜完廩，搗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感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弑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及為天子，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周成王時，囚蔡於于郭鄰，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言，諸成王復封之。蔡王若曰：「小子胡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



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漢文帝時吳王濞稱疾不朝吳使者至帝問之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而責愈急則計出無聊唯上與之更始可也於是遣使者歸而賜之几杖武帝時淮南王安屬爲諸父帝以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元朔二年賜几杖不朝

成帝時東平王宇有關詔削樊九父二縣王後自新復其削縣詔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至親未嘗忘

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脩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野削縣如故

明帝永平十一年遣諸王歸國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遺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尋賜王傳手詔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來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康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



要要讀如腰腹矣今送列侯卅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章帝建初三年賜東平王蒼琅琊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聞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頃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渴如

和帝待母弟清河王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後慶以長別居丙舍帝移幸北宮章德殿慶得入省宿止後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惟帳珠寶玩好充初其策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

順帝永建二年增東海王臻食邑詔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火讓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苦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采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帝親與



之齒行家人之禮又嘗宴王公侍臣於清微堂燭至公卿辭退帝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唐高祖武德七年宴王公親屬於文明殿帝見長平王太子以尊屬從家人禮降階再拜酒小闌從坐翠華殿帝賦詩王公親屬遞上壽賜帛各有差

太宗貞觀十年諸主歸藩帝流涕曰友于之情凡人所重朕於兄弟豈不知同遊處展親愛耶但以天下事重方成分別不能不悲耳兒子尚或可求兄弟更不可得也遂嗚咽不能止○十七年帝謂侍臣曰前代皇王莫不疎弟而愛子唯漢明帝賜諸王不令子弟多於弟良史

書之垂美後葉我罔極之恩情鍾諸弟於是內外諸王同有班賜○十八年幸同安大長公主第帝以主春秋高常有風疾故親加省視賜絹五百匹侍主疾者賜絹各有差

玄宗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嘗為長枕大被與其兄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從兄幽王守禮弟岐王範薛王業同寢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業嘗疾帝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帝乃為業煮藥回飈吹火誤焚其鬢左右驚救之帝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鬢何足惜又於興慶宮側賜成器等第宅及於宮之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



務本之樓帝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  
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宣宗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  
置酒作樂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内存問憂形于色

宋太祖時太宗為晉王嘗病亟帝往視之親為灼艾王覺  
痛帝亦取艾自灸分痛

元仁宗遇冬夜風雪甚寒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暖室宗  
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褊及耶○

衛王阿朮哥入見帝諭省臣曰朕與阿朮哥同父而異  
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物援例

國朝永樂三年十月

太宗皇帝賜諸王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可  
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蕃王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

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周二監

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各勉之○四年五月秦王尚

炳將歸

上諭其從臣曰王前在國中言動時有錯繆朕遣書戒之



頗聞克自省改今日見王應對進退循循合度甚適朕  
意此皆爾等輔導之力長史以下皆叩頭曰此由王天  
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實無所效力

上復諭之曰美玉非資良工不適為器嘉木非得良匠不  
適為材人之成德亦然爾等宜益盡心輔王雖小過必  
規正之雖小德必助成之謂水過無害馴至於大過謂  
小德無益馴至於無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道之從容  
以入之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汝曹亦  
有令各其性勉之命賜紗衣人丁襲及道里費

封建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其一曰青陽降居江水其

一曰昌意降居若水皆在蜀即其所封國也

虞舜踐位封其弟象於有庠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夏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春秋  
祠禹墓於會稽

周武王既革殷命為天子追思元聖乃封神農之後於焦  
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顓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  
後於杞又封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振鐸於曹叔處  
於霍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時章已君吳因而封之  
其弟虞仲封於周北是為虞列為諸侯○封弟封於衛  
告之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言汝乃以殷民世享



成王即位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  
擇曰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  
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唐又封周公子伯禽  
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

漢高祖即位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懲秦孤立亡藩輔大封  
同姓以鎮天下正月丙午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  
三縣立從父兄賈爲荆王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  
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  
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  
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齊王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故  
最爲大國○十一年正月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

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  
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  
邊寇益少矣其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蕭何等  
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爲代王都晉陽○十二年十  
月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曰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  
朕欲立吳王其議可者羣臣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爲吳  
王高祖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乃立濞  
文帝元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瑯琊王澤  
爲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二年三月有司請立  
皇子爲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  
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強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



牟侯興居有功可王遂立辟強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  
興居為濟北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  
王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亥立皇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  
胥為廣陵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齊王策曰  
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  
之不圖俾君子息悉尔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  
不滅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義民可不敬  
與王其戒之燕王策曰嗚呼小子且受茲玄社建爾國  
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茲  
巧邊配朕命將師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

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尔心毋作怨母作  
斐德母迺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廣陵王策  
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  
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心輕揚  
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尔心祇祇兢兢迺  
惠迺順母桐好逸母迺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佞福  
不作威廢有後差王其戒之

光武建武十五年三月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  
許重奏連歲乃詔群臣議大司空竇融固好侯李通膠  
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  
屏京師周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



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啓承宇為周室輔  
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  
章陛下德積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  
宗室咸蒙封爵多受賚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  
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群臣百姓莫不失望  
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稟社  
稷應古今舊壓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  
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  
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  
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  
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瑯琊公徙兄太原

有齋帝以乎明德屬尊當宣花樹教為郡后作則遂備  
置官屬焉

南宋高祖封族弟遵考為營浦侯詔曰遵考服屬之親國  
戚未遠宗室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浦侯食邑五百戶  
梁武帝天監元年封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  
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右衛將軍恢為  
鄱陽王荆州刺史憺為始興王自郡王以下列爵為縣  
六等皇弟皇子封郡王二千戶王之庶子為縣侯五百  
戶諸侯

陳高祖即位封宗室子弟為侯詔曰維城宗子實固有周  
盤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為後啓土則非劉



勿王<sub>下</sub>以<sub>下</sub>台枝榦廣樹藩屏前主茂與列代常規從  
子持節負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  
擬持節<sub>通直</sub>散騎侍郎貞威將軍北徐州刺史褒從子  
晃<sub>吳</sub>從孫假節負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sub>通直</sub>假節<sub>交</sub>假節  
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縣開國侯誼假節通直散  
騎侍郎信威將軍祐假節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  
史廣梁太守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慧紀敬雅敬  
泰並枝威密近勛勞王室宜列河山以光封建擬可永  
脩縣開國侯褒鍾陵縣開國侯晃建城縣開國侯晃上  
饒縣開國侯諺夏化縣開國侯誼仍前封祐豫寧縣開  
國侯詳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黃縣開國侯敬雅寧都

王章為齊王

章帝建初三年有司奏遣廣平王羨與鉅鹿王恭樂成  
王黨俱就國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七  
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乃徙羨為西平王分汝南  
八縣為國後又徙封羨為陳王食淮南郡

三國蜀先主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許靖立子永為魯王  
理為梁王賜永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  
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  
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  
好德世茲懿羨王其秉心率禮綏尔士民是饗是宜其



戒之哉。賜理策曰：小子理朕統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  
秩，建爾于東。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  
易遵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  
魏文帝即位，遣弟鄆陵侯彰與諸侯就國，詔曰：先王之  
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太宗禦侮，  
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  
前萬戶，後進公爵，又封爲任城王。

晉武帝即位，大封同姓，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詔曰：太  
傳勲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道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  
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大宰，持節都  
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主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

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五百戶。

隋高祖受禪，進封族子雄爲廣平王，尋封清漳王。仁壽初，  
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克，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  
以示群臣曰：此魏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  
唐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  
姪年始成，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武德元年，封從  
父兄子道宗爲略陽公。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  
州，引突厥兵數萬至其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  
賊徒大敗。帝聞而嘉之，謂左僕射裴寂曰：道宗能守邊，  
以寡制衆，若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  
彼，遂封爲任城王。



太宗即位身宗正屬籍問待臣曰徧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業射封德彛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爲多兩漢以降皇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既遠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潭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惇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貽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帝曰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郡公惟有功者數十人封王

宋太祖即位承唐之制宗室祿祿即列土而爵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王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凡諸王公侯伯子男皆

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

仁宗慶曆四年宗室王者四人以盛德武勝軍節度使德文屬尊且賢方漢東平王蒼進封東平郡王加兼侍中

神宗即位謂勅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復絕於是自司推擇以秦康惠王德考孫從式應詔封安定郡王

徽宗即位改封魯王宗肅爲商王詔曰宗室諸王追封



本國其一孫尚仍舊國甚未稱正名之意如魯王  
改封商王其子尚二魯國之類其令太宗正改正以寧  
遠節度使魯國公仲先改封商國公  
高宗紹興元年詔曰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  
祖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今其封不舉  
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遂以燕懿  
王玄孫令時三讓封

國朝

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群臣于  
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  
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  
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鎮諸國朕非私其  
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道群臣稽首對  
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遠  
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為何如  
爾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五倫書卷之九

